

曾经住在陕南村,几经搬迁,才搬到了现在的住所。两处的建筑,据说是由同一位建筑师设计的。清水红砖的饰面,外墙拉毛的风格,都很相像。室内钢窗和画镜线的样式,天花板和墙壁衔接的弧线,乃至门上的球形玻璃把手,也都在暗示这种同一性。

当年很火的电视剧《孽债》,内景在陕南村拍摄,外景大多取自我们这儿。现在的有些电视剧中,也能看到这种“混搭”的场景。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说,陕南村的钢窗是往里开的。我半大不小的那会儿,蹲在窗下猛一起立,就会出现头破血流的一幕。头撞多了,人就笨了。出陕南村,沿陕西南路往前走没几步,当时是一所疗养院。院子沿街的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狗心当”。

每次走到这儿,我必屏息疾趋而过,心中暗想:真恐怖,狗心居然拿来当钱!——我想不到,这三个字(按写的人的阅读习惯)是要从右往左读的。

陕南村旧名亚尔培公寓,弄堂里(旧时无小区一说,统称弄堂)颇有一些名人。王丹凤住在紧邻我家的那幢楼里,我们见到的她,全无明星架子,走在弄堂的小道上,至多只是戴个口罩而已。我家的保姆,有一阵去她家帮佣,偶尔抽空回来看看我们,从不在新主人背后说长道短,我们也绝不会想到去打听点什么八卦——当时的脑子里没有这根弦。稍过

去些,是陈叙一先生家,平时我们没有来往。后来有一次,我在巴黎时去机场送人,偶遇他和特伟在那儿转机,暮然生出他乡遇故人之感,迎上前去和他聊了一会儿。再往前,一棵高大的榆树下住着黄裳先生,他就是在哪儿写的《榆下说书》。

弄里名医尤多。我家住的这幢楼里,就有好几位。底楼的牙科杨医生,当年从国外留学回来,带来一批好器材。有要人前来就医时,弄堂里会有暗哨出没。二楼

的周医生,是仁济医院的骨科主任。三楼的林医生,是部队编制的内科专家,少将军衔,热天常见勤务兵上门送西瓜。四楼的傅培彬医生,是国内有名的外科大夫,做过广慈医院(现在的瑞金医院)院长。

“文革”后我去巴黎高师进修,曾小地接待过傅培彬和邝安堃两位名医。他俩作为医学访问团成员出访法国时,我陪傅家伯伯和邝先生在巴黎街头游览。路过街边的餐馆,邝先生常会驻足细看橱窗上的菜单。看起来,总觉得太贵了些。于是,我建议请他俩一起去巴黎高师的餐厅就餐。我有餐厅的餐券;餐厅按人头收券,菜肴好而不贵。

整个“文革”时期,我都在陕南村度过。家里的两个房间,有一个曾关闭三年之久。直到婚事迫近,我再三申请,封条方被撕下。打开房门,只见地板上积尘已有寸许。

儿子找了个台湾媳妇,郎才女貌,相配得宜。而两亲家之间也没闲着,借着儿女的光,开始了频繁的两岸礼尚往来。

前不久,台湾亲家来沪观光,带来了他们儿子的订婚喜饼。一直闻台湾喜饼的“盛名”,目睹之下果然惊艳:精致的红色纸盒,盒面简单、干净,只用UV隐约地烫着“旧振南”三字。盒内两枚足足半斤有余的长形喜饼,金黄色泽,饼印刻着大大的“囍”字;至于馅料,除了我们常见的乌豆沙、枣泥核桃,也有地道台湾风味的香菇鲁肉和肉松肉饼两款口味,甜中带咸,别有风味。亲家见我欢喜,便再接再厉,指着边上一盒包装得精美无比的糕点,打开了话匣子:依照台湾现在的婚俗,喜饼有大喜饼和小喜饼之分的。那盒传统口味的,是“小喜饼”;而这款西式糕点,因其华丽、多味、大盒,所以被称为“大喜饼”。一大一小搭配成套,方显示主人家的诚恳之意。

于是,客随主便。就着咱们上好的明前龙井,细细品尝着台湾的点心,茶叶的清淡与喜饼的香甜,反倒是相得益彰。

说到“小喜饼”,其实工艺上与我们的月饼极相似,在我这个“本埠食品界资深人士”的眼里,绝对稀

大家对我并不陌生。因为在自然界,几乎所有的动物身后都有我的存在。长短粗细不一,都有不同功能。但是,有一段时间里,我的名声不大好听。在电影《决裂》里,有位孙教授在农村的课堂上给学员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却接前来求他为牛治病的农民轰出门外。在“文革”期间,“马尾巴的功能”成了嘲讽学者的流行语。

其实,我长在马屁股后面,功能至少有四点:1、奔驰时,我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2、夏季可以防暑降温;3、分清马的优良品种的标准之一;4、躲避敌害、保护自己。因此,孙教授研究我长在马屁股后的功能,绝不应该受到嘲讽。该嘲讽的,倒是那些无知之徒。

我长在各种动物身后,妙用各有不同。兔子尾

李珏

时弄堂口小烟纸店买话梅、鱼皮花生的情景。街道上不起眼的店铺,旧旧的,却很整洁,多半都是传了两、三代的“老字号”。经营食品或小吃的店家,基本上都是“前店后工场”,现做现卖,不仅沿袭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制作工艺,更是原汁原味地传承了当年的口味。有客进门也不言语,三五分钟后店主兀自就端上了吃食,原来是老食客,彼此早已熟知心思。也有年轻人光顾,店主会推荐新试的点心。但无论是新款还是招牌款、哪怕

说到台湾“喜饼”,自然而然地,亦勾起了我对去年首次台湾之行的感叹。那次我们前后住了两家酒店,一是“圆山”,固然豪华,但出行不方便;另一家是“花园”,在西门町附近,是“吃货”们的天堂。

因为“自由行”,所以我们比较散漫,以免兜转转闲逛为主,但凭着职业人士的敏锐,很快发现了端倪:台北的建筑没有上海新、街道没有上海整齐,要论现代化程度,真是差了一大截子。但是,有着“古早味”的街道,却是特别亲和的,总让我想起儿

尾巴自述

吴兴人

巴长不了。因兔免被猛兽咬住时,兔子立刻使用“脱皮计”,将我作为“皮套”脱下,从而赢得逃命的时间。鹿尾巴同样又小又短,然而却是重要的报警器。当危险接近鹿群时,首先发现敌害的鹿会竖起尾巴,向同伴发出警报。

牛、驴、骡的尾巴很长,可用来驱赶讨厌的苍蝇、蚊虫和牛虻。袋鼠的尾巴同样又粗又长,休息时,尾巴支在地上,当作“凳子”使用。狮、虎、豹的长尾巴是战斗武器之一,在和其它动物搏斗时,只要一摆尾巴,就可以把对方打倒。猫在肚皮朝天、四脚朝上、往下跌落时,我起“降落伞”的作用,让四脚先着地,不至于摔伤。松鼠、狐

于是,在庆幸刚才能够欣赏到山脚下美丽景象的同时,不得不上车返回。塔斯马尼亚的路就这么神奇,刚才的白雪皑皑被云雾遮盖,现在,连两旁的青翠的桉树也无影无踪。大家又是提心吊胆地在车上,刚才怕被雪封路上不了山,现在,怕被浓雾锁路下不了山。好不容易来到山脚抬头望去,惠灵顿山也变得不见踪影。

陈导回想起20年前踏上这里的崎岖艰辛,袒露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故事。他说,在塔斯马尼亚这片旅游者的净土上,远离喧嚣,一片宁静。起伏的山路,就如一幅自然赏赐的神奇画卷,行走之间如同穿梭在时光和空间的交替中,你眼前的画面因地势起伏,天气冷暖、云层薄厚,风力强弱的细小差异都造就不同的景致风格,即使在同一地点,都是迥然不

同的风景,让你不得不迷恋,醉不知归。但是,远离祖国的游子,从踏上这片土地那时起,心中无时无刻不牢记另外一条崎岖的路。二十年前,陈导每逢回国,再要离家返塔斯马尼亚,最不愿看的是妈妈那双爱怜的眼睛,他只能故作镇静地快步离开身后那注视着他的妈妈,每次直到登上飞机那一刻,眼泪还是模糊着他的双眼。那封传疯的网信与其说是在悼念每位远离祖国,失去妈妈的痛苦,还不如说是在叙述每位游子的心声:妈妈健在时,我走远了,我回来时,妈妈却远走了。妈妈在时,家乡才是思念的家乡,妈妈不在,家乡已经变成了故乡。

是的,世上许多事情是很难两全。塔斯马尼亚的起伏不定的路,带来美丽的景象和惊喜;而,塔斯马尼亚工作着的华人,心中始终怀念那条难以忘却的故乡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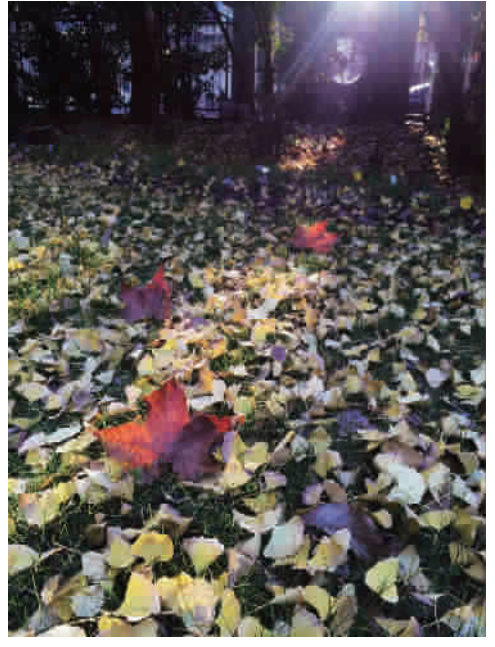
是简单到街边的排档小吃,食物都是极入味的,可见店主的用心。

再回头看亲家带来的其它糕点,“绿豆糕”居然不是绿颜色的,而是土黄色,因为将绿豆去皮后做成蓉沙,口感才更细腻;里面的馅不是我们常见的豆沙,而是黑芝麻蓉,有点小小的意外惊喜。包装是牛皮纸的简单立式袋,但呈梯形,因为这样方便货架上摆放……

于是,我明白了:所谓“匠心”,其实就是“用心”,用心去做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匠心,是有温度的,它通过一个小小的载体,把那份暖意传递到我们手中,让我们的心,随之变得温暖、变得柔软。

绿色的森林

彭懿 摄



狸长着毛茸茸粗尾巴,在寒冷时,会把身体缩成一团,然后严严实实地围住身体,好像围了一条大毛围巾,天再冷也不怕受冻。

狗摇尾巴表示对人的亲善。美洲的响尾蛇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蛇,我具有特殊的功能。蛇尾有一条条角质的环纹,这些角质环纹膜围成了一个空腔,当我晃动时,在空腔内就有气流振动,发出声响。这声响是引诱小动物的一种捕食方法。蝎子的尾巴更厉害,尾端生有钩状而尖锐的毒刺。尾刺的毒性很强,对呼吸中枢有麻醉作用,对心脏和血管起收缩作用。不管什么小动物,如

果被尾刺刺中,很快就会一命呜呼。蝙蝠的尾巴可以卷缩起来,和后脚一起拼成一个吊篮形。这样别的小昆虫就看不出它是蝙蝠了,靠这个“隐身法”,蝙蝠可以捉到很多昆虫。

鸟把我当作飞行器。鸟尾巴上,长着又长又宽的羽毛,这些羽毛展开时好像扇子,能灵活转动,便于掌握飞行方向。鱼尾巴的作用相似。鱼在水中游,靠我左右摆动,作为推进器使用。穿山甲尾巴缠在树上,像保险带一样。鳄鱼尾巴非常有力,可当作武器来防御和进攻,一般的野兽如狮和豹都经不起它的一击。

人没有尾巴。有人形容骄傲自满为“翘尾巴”,其实谁见过人把尾巴翘起来?这话没有根据。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萨兰最近研究发现,人类似乎并不适宜保留尾巴,人类的早期祖先失去尾巴并不止一次,而是二次。他介绍说:“在人类最早期的脊椎动物祖先身上一直都长有一种肉质尾巴。在人类最初期的胚胎身上也有这种尾巴,很难将它们完全根除又不会造成其它问题。因此,鱼类和人类都不得不抑制这种尾巴的生长,留下一种藏在体内的退化尾巴。”我站起来了。我没有用了。用进退废,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日前,到管理部门办事,被告知负责该工作的经办人外出开会去了。笔者无意中看到办公室墙上悬挂的一周工作安排表,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有的甚至一天要开几个会。一周的工作都忙在开会中,怎么抓落实?

在一些地方往往把开会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似乎不开会就不是在工作,不开会就显示不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开会就解决不了问题。有的为了显示会议的重要,邀请不少上级领导参加,还安排许多人陪会;有的会议都要求单位“一把手”参加,结果“一把手”回来后还得开会,向具体经办人员传达工作要求;有的虽已下发相关工作的文件和书面材料,仍要召开会议;而单纯依靠会议作为工作落实的做法更是司空见惯。有些会议上讲得头头是道,会后落实“短斤缺两”,甚至毫无动静,似乎开过会就算做过了。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我们之所以碰头,是因为要想完成某一项具体工作,单凭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不够,需要结合几个人的学识和经验。”必要的会议对工作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但不管轻重缓急,事无巨细,动辄就开会,难免形成“会上纸上谈兵、会后无动于衷”,工作落实“一场空”的现象。为此,呼吁各级组织、企事业单位应认真贯彻落实有关精简会议的精神,努力削文山、填会海,有些工作任务的传达、布置、指导、督查或交流等,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通信技术进行,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花在深入实际抓落实,破难题,补短板,以及为民办实事上去。



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州,它与澳大利亚本土中间隔着巴斯海峡,是该国的唯一岛州。正因为塔斯马尼亚岛没有和澳大利亚大陆相连,所以发展得比较慢,也因此保持着良好的自然风貌和原始的人文景观。布里斯班资深的导游送我登机飞往塔斯马尼亚,一再告诉我说:塔州很美,美就美在塔州的路!

迎接我们的地接陈导,天津人,50多岁。接上我们后,他就情不自禁地夸奖塔州首府霍巴特这座城市美丽的丘陵地势,每条道路呈现各不相同的独特景象。开车上路,我们确是仿佛漂浮在大海的峰谷之间,永远也不知道前面是上坡还是下坡,永远也不知道前面是左拐还是右拐。明明见到了塔斯曼大桥,却还是不见桥面,等上了大桥,又不见岸路,由此可见,车轮行驶在被桉树拥抱的塔斯马尼亚的路上,看到的景象就是

我不愿

——致方传鑫先生

一 川

我真的不愿
不愿把您的号码删去
长夜里
一声问候
撩起了我思乡的情愫

我真的不愿
不愿把您的号码删去
春风里
一条彩信
舞动着您挥毫的潇洒

我真的不愿
不愿把您的号码删去
迷茫中
一个点赞
增添了 I 前行的力量

熟悉的号码
淡淡的回忆
默默地看着它
像是拉住了风筝的线
梦想有一天
再次响起相知的风铃
牵手轻歌
翰墨书香

我真的不愿
把您的号码删去
真的不愿,不愿

塔斯马尼亚的路

志 华

一幕一幕各不相同。过了大桥,我们直奔塔斯马尼亚州著名景点的惠灵顿山。只有1270米海拔的此山,是座来到塔斯马尼亚人必登的美丽山峰,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上山的那条奇特的山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游人观赏霍巴特的首选之地,只要登上山峰,整个首都霍巴特一览无遗。由于离南极最近,它被称为“世界的尽头”,倘若天气晴朗,在惠灵顿山上用望远镜,南极冰川可以目极。我们顺利驶上了白雪皑皑的惠灵顿山顶,整座霍巴特城和那美丽的港湾,雄伟的大桥清晰无比,一目了然。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计费望远镜塞硬币,想一睹南极的风貌,一阵云雾飘来,连上山那条漂亮的盘山路也看不清楚,何来南极?